

2019, 巴以僵局在艰难中求解

新华社记者 刘 学

“11月12日,以军‘定点清除’伊斯兰圣战组织高级指挥官。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遂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近400枚火箭弹,以色列则以多轮空袭回应。”

“11月13日,以军战机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则继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11日起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造成13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这是关于巴以局势的两篇报道。第一篇发生在2019年11月,第二篇发生在2018年11月。不变的角色,雷同的情节!

巴以局势,打打停停又一年,巴勒斯坦问题继续被边缘化,和平进程依旧步履维艰,巴以僵局还是纠缠难解。

巴勒斯坦:持续分裂,趋于激进

“巴勒斯坦内部分歧严重,无法团结起来,形成与以色列抗衡的真正力量。”外交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高尚涛说,持续的政治分裂,令实力本就明显弱于以方的巴方更难在博弈中掌握主动。

这一年,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为主流派别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为代表的激进派别之间的矛盾并未明显缓和,法塔赫、哈马斯“分治”僵局如故。

2018年10月,为抗议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无视巴方核心利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终止履行与以色列签订的各项协议,暂停承认以色列国,转而采取切实步骤,谋求为建立主权独立国家奠定基础。但受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影响,巴方诉求并未得到国际上足够回应。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的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

更严重的是,与以色列“脱离接触”并未使巴勒斯坦各方面状况变得更好。这一



年,无论在法塔赫主政的约旦河西岸,还是在哈马斯实际控制的加沙地带,民生的每况愈下是严峻现实。

种种困境使巴勒斯坦人对现状充满失望甚至绝望。在被以色列长期封锁的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一种宣泄。但是这些火箭弹,只会进一步刺激以色列军事打击、推动以色列民意右倾,把巴以推入冲突、停火、再冲突、再停火的暴力循环怪圈。

以色列:选举迷局,前景不明

2019年的以色列,还循环在另一个怪圈里,那就是大选。

在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利库德集团胜选,然而组阁失败。议会随后解散。9月,议会选举再度举行,前国防军总参谋长甘茨率领蓝白党胜出。总统里夫林先后授权内塔尼亚胡、甘茨组阁。然而两者均未成功。议会继而解

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看守政府,直至2020年3月议会选举三度举行。

如此频率的大选,在以色列建国史上前所未有。由于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支持率起伏不大,第三次选举前景依旧不明。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态是,两次选举都表现出民意的总体右倾,主要参选政党都没有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竞选纲领,巴勒斯坦问题继续被边缘化的趋势明显。这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以巴关系现阶段都不是以色列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

由于民意总体右倾,加上美国政府支持,内塔尼亚胡甚至在以巴关系敏感问题上不断放出狠话。他曾表示,如果他领导利库德集团胜选,将把约旦河西岸纳入以色列主权。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马晓霖指出,内塔尼亚胡主政10年来,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信奉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并成功分化阿拉伯国家阵营,不断挤压巴方回旋余地,以

至于如今以方对与巴方谈判毫无兴趣。

美国:漠视关切,激化冲突

巴以问题陷入今天的僵局,与近年来美国的做法密切相关。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搬迁美国驻以大使馆至耶路撒冷;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停止资助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两年来,作为巴以和平主要调解者,美国政府“一边倒”支持以色列,漠视巴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令巴以冲突进一步激化,使业已中断五年的巴以和谈几乎失去重启可能。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力图推翻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极力推销所谓的“世纪协议”——以向巴方提供经济援助换取巴方在建国、领土等核心利益上向以方做出妥协。

然而,“世纪协议”还未正式公布,就遭到巴方坚决抵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赛义卜·埃雷卡特直言,“特朗普政府早已失去巴以和平调解者的身份,巴方拒绝承认美方扮演的角色”。

马晓霖指出,“世纪协议”实已破产,“这一方案以牺牲巴勒斯坦利益为代价,企图打破巴以僵局。美国已彻底失去充当中东和平进程监护者、推动者、担保者等角色的资格,其作用跌至历史最低点”。

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寻求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既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正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巴以双方如今不仅需要一项和平计划,更需要一项拯救和平计划的计划。”(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邵阳日报社 宣